

食事



霜降过后,乡下老家的房前屋后,不少柿子树上都挂满了果实,个个圆润饱满。光看那橙红的鲜亮色泽,就觉得甘甜味美,也让我不由得想起陆游写的那句诗:“墙头累累柿子黄,人家秋获争登场。”

虽然农家种的柿子树长得挺拔高大,结出的果子个头却不大,大多数只有小孩拳头般大小。相较于低处触手可及的柿子,长在高处枝头的味道更甜,据说是因为这些果子吸收了更多日月的精华。每到这个时节,常能在路边遇见临时小摊,摊主多是本地农家人,售卖的都是自家种的柿子。有时还会瞧见摊上一些柿子蒂被插满竹签,我有次好奇询问,才知那是闽南地区催熟柿子的小妙招。

成熟的柿子果液如蜜,吃起来香甜可口,它也是闽南人“秋补”食单里的重要一味。不过柿子不宜多吃,吃的“时间点”也有讲究。过去家里大人发现孩子饭前就想偷吃柿子,定要提醒说这果子不可空腹吃,还会吓唬一句:“如果不听话,吃了长结石,肚

子可疼了。”或许是吃柿子得挑时候,每次还无法吃尽兴,以前一到采摘季,我吃饭总是特别积极,一心想着赶紧吃完饭后,好去尝尝柿子的滋味。

新鲜的柿子“赏味期”比较短,也不易储存,泉州人便想到制作柿饼的办法,借此延长这种鲜果的“保质期”。传统制作柿饼的方式费工又费时,我看过阿嬷做柿饼的过程,她总是先将柿子洗净、削皮,再把它们铺在竹簸箕上晾晒,期间还要不时用手揉捏果肉,才能让“柿霜”生成。新鲜的柿子往往得历经一个月或是更长的时间,方能变成裹着白霜的柿饼。而“柿霜”结得越厚,就说明柿饼越甜,口感也更糯。

柿饼容易贮存,深秋时节将它们收起来,一直到来年的春天都不会坏掉。我还记得以前阿嬷家有个吊篮,里面装着一些好吃的零嘴,当中常见的一样就是柿饼。平时

那个吊篮都挂在房梁上,只有家里孩子们考了好成绩,阿嬷才会搬来一把凳子站上去,伸手把吊篮拿下来,然后让孩子们从里面挑选自己爱吃的东西。比起其他兄弟姐妹青昧花生糖、饼干等小点心,我更偏爱香甜又有嚼劲的柿饼,撕一小块放进嘴里,先尝到外皮的韧劲,接着是软糯的果肉,最后剩下的一抹回甘,还能让我回味好半天。若是家里柿饼做得多,阿嬷便将它们存放在柜子里,等到过年有亲朋来串门,再拿出来当做茶配招待他们。阿嬷常说柿饼是有好寓意的食物,因为“柿”与“事”谐音,象征着事事顺心、吉祥如意,在节日用来待客特别应景。

如今,柿子仍是闽南地区常见的秋日



(CFP 图)

应季水果,吃法还多了些花样。街头巷尾的甜品店里,柿子蛋糕、柿子拿铁成了“季节限定”,还有超市货架上,包装精美的柿饼和柿子干可供人随意选购。这抹深秋的甜,就这样以新的方式融入了人们的寻常日子里。

柿子红了

□黄颖

深秋裁葱

□杨布泽

腐烂,也就是闽南人常说的“烧根”。提前往土里撒草木灰,反倒能降低它的碱性,让土壤更适宜播种。第二件事是翻土,婆婆经常一边用锄头把地里的土翻个遍,一边念叨说:“地要翻得深一些,土才能‘透气’。”地翻好了,还得及时将上面的杂草清除。最后一件事是晒地,顾名思义是让菜地晒几天太阳,借此减少虫害。不过我理解的晒地,是让土地“休息”几天,就像人一样睡几个好觉能养精蓄锐,土壤可以积攒养分,也能让种下的葱长得更壮实。

之后几天,婆婆不闲着,她会提前将葱苗备好,将它们捆成几束,待下地

栽种时,再拿剪刀剪去葱叶,同时还要修剪葱头尾部的干瘪根须。我有时跟在一旁帮忙把葱头一瓣瓣掰开,再挑出一些不适合做种的小葱头。不过葱头上面的“葱衣”不剥除,婆婆说它们就像衣服,栽种到地里可以帮助葱头吸收水分和储存营养。

一切就绪,婆婆便用力把葱头按进土里。这个步骤看似简单,做起来却不能着急,一旦用力过猛把葱头埋得太深,还得用手指头把葱头抠出来重新种。只有土刚刚盖过葱头,才利于它的后续生长,不会因为“顶”不开土层而烂在地里。种完葱头,可不能放着不管,还得早晚来浇

水,有次听我问:“中午浇水不行吗?”婆婆才笑着解释说,闽南的秋天中午还有点热,此时水浇在土里容易伤葱根。而早晨和傍晚的气温偏低,水温与土壤的温度接近,水洒在地里更易于葱吸收。

记得有一年很不巧,地里才冒出一些鲜嫩的葱芽,一场大雨却不期而至。雨后,婆婆赶紧跑去地里排积水,生怕葱根泡在水里烂掉。她还把手指头戳进土里,看有水冒出来,又往垄沟里撒了一些草木灰,说这是快速吸水的“土方法”。

后来几年,我常跟着婆婆学习如何看天种菜,什么时候该浇水,什么时候该松土,心里渐渐有了数。如今再看那几丛葱,我也明白了过日子就跟种菜一样,得用心照料,才能有好收成。

回首



过去每逢深秋,感觉天气逐渐转凉,昼夜温差变大,我婆婆就开始忙活,急着为种葱作准备。

我一向觉得葱是调味品,种几株就够了。可婆婆认为葱是蔬菜,一种就是好几陇地。甚至还未播种,她便惦念着用葱做小汤灌葱、葱烧排骨、五香卷、烩杂鱼等美食。她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:“新鲜的葱吃不完就晒干,可以炸葱头油,慢慢用。”

一次跟去帮忙,我才知种葱前还要先做三件事。头一件事是把草木灰均匀地撒在土壤表面,本地人称之为“底肥”。我曾好奇何不栽葱时再撒草木灰?婆婆却说草木灰是碱性肥料,发酵后会产生热量,若是直接接触菜苗的根系会



众生

几年前盖新厝,屋檐做得宽大,檐下能遮风挡雨,光照也充足。或许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,搬进来没几天,檐下就出现了一个正在搭建的鸟巢。

有天出门时,我发现院墙上停着两只燕子。它们一身乌黑的羽毛,腹部的绒毛浅黄里透着白,尾巴则是剪刀的形状,我猜来筑巢的应该是对“燕子夫妇”。听见关门声,一只燕子立马转头看向我,一人一鸟对视了几秒,也算认识了。

从此,我们开始了一个屋檐下住着“两家人”的生活。每日,两只燕子双双出又翩翩归,一边添泥加草,一边协力筑巢,我则时常偷偷留意鸟巢的“装修进度”,好似心里多了一份牵挂。一个月后,门口墙角忽然出现几个裂开的鸟蛋壳,我将它们捡起来,发现都只有一节小手指那么大,稍一用力就会将壳捏碎。一抬头,便瞧见四只雏燕正探头探脑,我刚想拿起手机靠近,却把几只雏燕吓得迅速躲回巢内。直

到两只大燕衔食归来,雏燕们才又探出头,张大嘴巴等待投喂。我怕再把它们吓着,赶紧进屋关门,把屋外的“地盘”留给它们。

两只大燕如箭似的飞进飞出,每次衔点食物回来,就往雏燕们的小嘴里塞,随后又转身往外飞,脚几乎没在巢上站稳过。我有时探头张望,看见大燕刚把食物塞进其中一张小嘴里,另外三只雏燕便唧唧叫,好似在抗议没吃到,大燕见状只得飞出去继续觅食。两只大燕白天奔波寻找食物,天黑后还得细心照顾雏燕。我观察过几次,发现通常是雌燕和雏燕待在巢内,雄燕则立在巢相望的门框上守着。我看着心疼,便在鸟巢下架了一个木盒,还铺了些干草,给雄鸟搭了一个舒服点的“守夜小窝”。

两只大燕天天忙碌,雏燕也渐渐长大。有时,调皮的雏燕会跳出巢,扑腾翅膀“试飞”,兴奋时还把粪便投在我给雏燕搭

建的小窝里。我不时会搭把手,趁着雄燕飞出去,赶紧拿工具将小窝里的鸟粪清理干净,顺便也把弄脏的干草换掉。

两个月后,雏燕们羽翼丰满,两只大燕开始领着它们在屋前绕圈练习飞行,累了就落在屋顶上歇会儿。父母耐心教,孩子们努力练,终于雏燕们越飞越高,越飞越远,晚上再也没回檐下的小巢。倒是两只大燕不曾离开,天凉了,它们待在巢里的时间变长,经常我出门时抬头看,还能与它们打个照面。估计是觉得熟悉,大燕们不怕人了,有时家里的孩子在屋檐下玩耍,它们都不会像过去那样躲起来或飞走。

一个秋日下午,我忽然听见门外传来一阵微弱的鸟鸣,不似大燕的叫声那般响



(CFP 图)

亮。我开门走出去一瞧,果然地上又出现了几个鸟蛋壳,抬头再看,可不就是两只大燕又孕育了一窝雏燕。它们似乎比上次更从容了些,觅食、育雏、守夜,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

今年,两只大燕在我家屋檐下安家第七个年头了。它们年年生养儿女,而我看着它们在檐下飞进飞出,也从中收获了不少乐趣。

檐下燕巢

□龙悦

母亲学拍照

□张济增



天伦

这天,母亲忽然打来电话,说要给我寄东西。我问是什么?她却故作神秘地说:“你收到就知道了。”过了几日,我收到包裹,箱子不大,拆开一看,里头只有一叠用旧挂历纸包着的照片。我翻开了看,随即笑了,原来是母亲拍的照片。

记得那是去年的深秋,我回家后硬塞给母亲一台智能手机。她先是推拒,说这是年轻人用的,自己年纪大了用不惯,也怕把它弄坏。我说不碍事,就把它当个相机记录生活,平日看看见窗台上的花开了,或是父亲钓回一尾好鱼,都可以随手拍下来发给我看看。估计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,母亲最后还是收下了那台手机。

起初教母亲用手机,我的确费了些精力。光是教她怎么解锁、怎么找到相机图标,就重复了好几遍。母亲总说自己记性不好,可每次练习时都特别认真,还会像个小学生似的,把步骤记在纸上。不过她学东西很有耐心,平时一

有空便拿着手机,在院子里一遍遍练习拍照,有时是把镜头对着鸡冠花,有时面向晾晒的菜干,还会不时招呼家里的狸花猫看镜头,给它拍张特写。

估计是想检验自己的“学习成果”,有次趁我回家,母亲便试探地问:“我给你拍张照,好不好?”见我点头答应,她立马乐呵呵地带我出了门。那时秋风已经有些凉了,离家不远的榕树仍是郁郁葱葱的模样,走到树下,母亲叫我站好,随即自己后退几步,双手捧着手机,认真开始拍照。

那天拍的几张照片,后来都传到了我的手机上。若以摄影师的眼光看,它们实在算不得好照片,一些构图是歪斜的,我的身子占了大半,头顶几乎要碰到画面上沿,而那棵作为背景树,只露出半截苍黑的树干。照片的色彩也有些黯淡,许是母亲不小心碰到了什么设置,整个画面泛着一抹旧旧的、灰扑扑的黄。然而,我却盯着这些“很一般”的照片看了

许久,照片里的我没有刻意摆出好看的姿势,嘴角带着一丝不经意的笑意,眼神望向远方,整个人的状态显得很松弛。我这才发现,原来在母亲镜头记录下的是我最真实也最自然的样子。

我夸奖母亲拍得好,她听了却不好意思地说:“真的吗?我总怕拍不好。”我鼓励她要多拍照,因为我很喜欢看。母亲语气一下子轻快起来,像个得到奖励的孩子,连声说:“那就好,那就好,以后我多拍些”。

自那以后,母亲成了我们家的“摄影师”。她学着将照片分门别类,还学会用简单的滤镜和修图软件。饭桌上的家常菜、院子里新种的瓜果、父亲修理农具的背影,都成了她镜头下的“主角”。如今,再看母亲寄来的这叠照片,我忽然明白,她寄来的不只是照片,还有她对我沉甸甸的思念,那些略显笨拙的镜头,记录的都是她想与我分享的,关于家的点点滴滴。



走得最慢的人,只要他不
丧失目标,也比漫无目的地徘
徊的人走得快。

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

晋江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



主办单位
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晋江农商银行 泉州晚报社

根脉与海风共生长

□倪俊峰



埭边村“乡愁”微景观(作者 供图)

从伴着涛声的金东路来到英林镇埭边村,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:亲切的乡音、似曾相识的红砖厝,空气里飘着的烟火气,都让我感觉好像回到了深沪湾畔的外婆家。

关于埭边村的历史,村里的老人总是从那座鳌溪禅寺开始讲起。埭边村原名“鳌岱鲤”,因鳌溪禅寺得名,后因坐落海埭之畔而易名“埭边”,并沿用至今。这座古寺不仅是村名的由来,更是海外游子的心灵坐标。这座始建于明朝弘治十七年的古寺,虽没有闽南名刹的恢宏气势,却凭着数百年的岁月沉淀,成了村民心中的精神寄托。怀着赤诚之心踏入鳌溪禅寺,举目是闽南燕尾脊,俯首是香炉里的袅袅香火。和闽南地区的许多乡村一样,逢年过节,乡亲们都会来这座古寺祈福,诉说对新一年的期盼。

在埭边村,一直流传着“十户人家九户侨”的说法。在本地人眼中这里有“两个埭边”,其中一个是由3300多名村民组成的“本土埭边”。另一个是由近3000名侨亲构筑的“海外埭边”,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,用拼搏与汗水在异国他乡扎根。顺着村里老者的指引,我在村里找到了一栋承载旧时光的老房子,这些当年用一封封“侨批”盖起的“番仔楼”,如今已经老旧,却仍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。红砖墙上,南洋风情的卷草纹浮雕与闽南传统的夔龙图案缠绵共生,廊柱顶端的西洋花饰被海风磨得温润,一砖一瓦间,仿佛还能看见当年侨胞将南洋的阳光与闽南的烟雨,一同定格成了故乡的模样。

侨胞对故土的深情,远不止于盖几栋楼。过去,印尼华侨许姓叔侄曾召集侨胞捐资兴建埭边学校,让村里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;如今,海外侨亲仍会自发捐资修桥铺路、投身公益。这份桑梓情,也成为连接海内外埭边人的精神纽带。正因如此,在跻身省级“侨胞之家”后,埭边村便着手修建侨史馆,想让老物件们好好“讲述”先辈下南洋的艰辛与荣光。

若说悠久历史与华侨深情是埭边的底色,那乡村振兴中的蜕变,则是这座侨村最鲜活的亮色。现在,行走在整洁的村道上,不时会邂逅村里巧用“金角银边”打造的微景观,老宅墙上颇具年代感的墙绘,也总能勾起埭边人的美好回忆。站在村口的鳌溪桥上,放眼望去,绕村而过的西溪,经过水治理和沿岸美化后,水变清澈了,两岸的风景也更美了。一幅属于埭边村的“一心两带三轴四片区”的画卷,正在海内外乡亲的共同努力下,悄悄从蓝图走进现实。

围头湾的海风吹过埭边的每一寸土地,带走了岁月的尘埃,却带不走侨胞与故土的羁绊。那些矗立的老厝、袅袅的香火、蓬勃生长的新景,如同生长在海埭边的年轮,记录着这个侨村的坚守与传承,也诉说着埭边人“根脉相连”的永恒情结。

乡村名片 埭边村

村域面积2.2平方公里,定位为“工业邻里农村社区,生态型田园村庄”,规划形成“一心两带三轴四片区”空间结构。近年来充分利用侨村优势,因地制宜开展新农村建设,先后获得省级“侨胞之家”“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对象”等荣誉称号。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
作品

●秋气堪悲未必然,轻寒政是可人天。
——宋·杨万里《秋凉晚步》

●夜来秋雨后,秋气飒然新。
——唐·白居易《雨后秋凉》

●一雨初收霁,金风特送凉。书窗应自爽,灯火夜偏长。
——宋·汪洙《秋凉》

●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秋凉?夜来风叶已鸣廊。看取眉头鬓上。
——宋·苏轼《西江月·世事一场大梦》

●雄郭西风鸣夜籁,太虚凉夜泻秋光。
——宋·董嗣果《秋凉怀归三首·其一》

●满砌寒蛩啼白露,一天新雁度西风。
——明·朱有燬《秋凉》

●袅袅凉风起白波,萧萧寒露湿青萝。
——明·陈铎《秋凉闻寇·其三》

●人间爽气清如水,凉满山家十二楼。
——明·唐文凤《奉赋秋凉诗和陆长史韵》